



● 作者/David Gioe ● 譯者/章昌文 ● 審者/馬浩翔

日俄戰爭啟示

What a 1904 War Can Teach Vladimir Putin

取材/2022年6月23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(*The Atlantic*, June 23/2022)



1904年的日俄戰爭，不只激起隨之而來的革命，也造成其後多年的深遠變革。當今蒲亭入侵烏克蘭，與該場戰爭有諸多相似之處，作者在文中以此為例，提出多點論據，警醒吾人歷史殷鑑，殊值借鏡。

1904年，尼古拉二世親自校閱即將出征的步兵部隊。(Source: AP/達志)



當俄羅斯懷抱擴張主義心思，對其鄰國發動一場判斷失當的領土爭奪戰時，是帶著對自我征服能力的過度自信而這麼做。俄羅斯領導人幾乎是以獨裁君主身分統治並且對其鄰國不屑一顧，深信其國家利益受到威脅，而俄羅斯值得擁有更大影響力與尊重，他腦海中的想定，是在面對壓倒性不利因素下，敵人將很快屈服，且會同意俄羅斯的領土要求。

與領導者及其軍事計畫策動者的期望相反，初期戰役對俄羅斯不利，部分歸咎於壅塞的補給線和後勤，但俄羅斯早期吃敗仗的最大因素，在於嚴重誤判敵人實力。俄羅斯的對手並非易與之輩，在歐洲盟友及時支援與幫助下，烏克蘭以抵抗俄羅斯強大力量的決心和能力讓全世界驚艷。

儘管對任何關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人來說，這或許聽起來似曾相似，但上述描述卻真實切合了1904到1905年日俄戰爭的開場。該場衝突引發或加速影響兩次世界大戰、冷戰以及當今變遷，並為莫斯科和其



以外地區的當代領導人提供深刻教訓。更確切來說，當前蒲亭(Vladimir Putin)在烏克蘭的軍事困境中，充滿著沙皇尼古拉二世(Czar Nicholas II)統治期間國內發生的危機，不只直接催生革命，甚至還引發其後多年更劇烈且更持久的改變。

如果蒲亭能靜心思考，他將會意識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4年所面對的窘境。沙皇高估其國家軍事實力，且隨著戰場真實狀況逐漸外傳，初期俄羅斯國內對戰爭的支持者開始動搖，也由於近代遠距通訊技術進步，讓俄羅斯部隊的表現不佳無所遁形，隨後，一如今日，英國提供武器和情報給俄羅斯的敵人，同時波蘭伺機與日本——他們視為當時在俄羅斯侵略下最新的受害者——在軍事上合作。但是沉迷在其華麗宮殿溫柔鄉中的沙皇加倍下注，而或許這場莽撞賭博的最佳應證，就是派遣波羅的海海軍艦隊(Baltic Naval Fleet)，踏上環繞世界的漫長艱難旅程，試圖在太平洋與日本海軍交戰，最後艦隊一去不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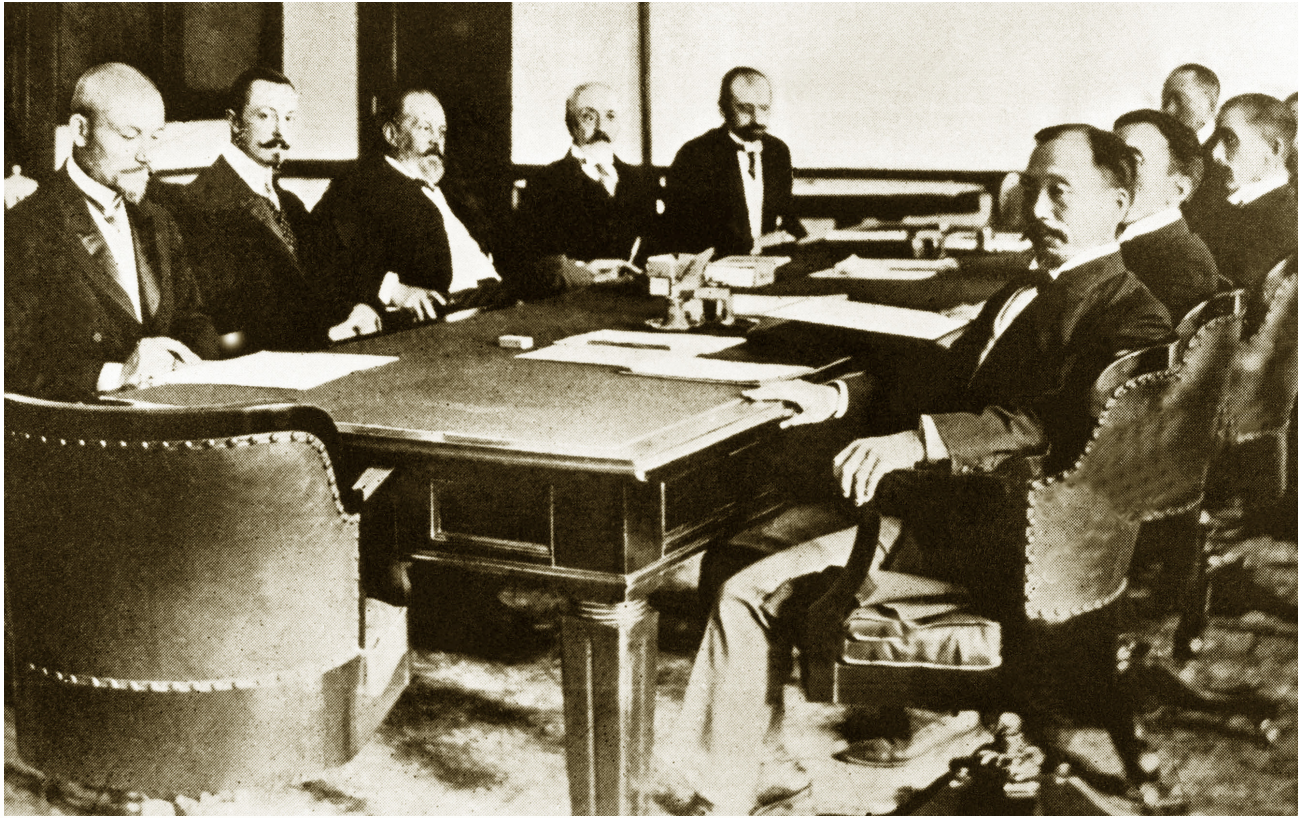
儘管沙皇相信俄羅斯最終會取得勝利；他認為改變戰略和來自人民的更大投入，會讓勝利女神對俄羅斯展露笑顏。衝突之後又持續一年，但1905年2月的奉天會戰(Battle of Mukden)，日本陸軍給了俄羅斯陸軍致命一擊，且在其後不久一面倒的對馬海峽海戰(Battle of Tsushima)中，日本海軍摧毀了殘餘的大部分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。

俄羅斯過分自信堅不讓步，意味著其錯失早期憑藉外交——在龐大陸軍與可恃海軍的支撐下——或許可取得一些領土上讓步的機會窗口，反而發動血跡斑斑、證據確鑿的洗劫、平民暴行以及性

暴力，在其占領的土地上，俄羅斯部隊證明其令人畏懼的兇殘，俄羅斯將領因其部隊散漫表現而焦頭爛額，其中許多人缺乏紀律且態度消極，從士兵普遍常見不服從命令即有所驗證。俄羅斯的行動也因而低於標準技術、指揮官間意見不一、武裝部隊欠協調，以及因無力換補戰鬥中損失的人力與裝備而受到阻礙，俄羅斯最後打仗只是為了留點所剩不多的顏面而已。

這場對上日本，不得人心且非必要的戰爭，造成俄羅斯內部極大動盪，經濟紊亂、糧食四處短缺，還使俄羅斯在國際上顏面盡失。由於失敗的戰爭和其他拙劣決策，失去人民對沙皇的信任，更引發各種針對經濟困境和惡劣勞動條件(因衝突更使此種狀況加劇)的抗議活動，而這在1905年1月爆發的血腥星期天事件中達到頂點，當天在聖彼得堡的俄皇冬宮外，俄羅斯皇家衛隊向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開槍，造成數百名示威者死亡；他們還逮捕數千人。面對軍事失利加上國內壓力，尼古拉二世終於在1905年稍晚時求和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(Theodore Roosevelt)主持了朴次茅斯條約(Treaty of Portsmouth)，結束雙方敵對行動，但與日本講和並未帶來國內和諧，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在整個俄羅斯帝國而引發全面動盪，為1917年推翻沙皇並導致羅曼諾夫王朝(Romanov Dynasty)垮臺的布爾什維克革命(Bolshevik Revolution)播下了種子。

儘管日俄戰爭和目前入侵烏克蘭之舉，兩者間有顯著相似之處，但也有關鍵的差異，也確實有必要充分理解這些區別，以避免妄下輕率結論。1904年時的日本是個崛起中的帝國，且開始其自



1905年，俄羅斯(圖左)與日本(圖右)雙方代表於壬色列理工學院(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)簽署朴次茅斯條約。(Source: AP/達志)

身擴張主義，導致在東亞與俄羅斯霸權野心的對抗，兩強針對當時中國大陸東北領土議題已談判多年，而且日本的開局險招與1941年12月珍珠港極為相似，1904年日本在正式宣戰前，居然以奇襲率先攻擊停泊在遼東半島旅順港(Port Arthur)的俄羅斯海軍艦隊，且與珍珠港如出一轍，日本重創該艦隊，從而奪取軍事主動權。有別於今日的烏克蘭，日本確實擁有一

支難對付的海軍艦隊，來支撐他們的擴張主義意圖，而且一次失敗不會影響日本的生死存亡。

古諺有云：鑑往知來，既然如此，日俄戰爭後果的相關分析必然值得蒲亭關注。俄羅斯軍隊在這兩場戰爭的表現之間有諸多戰場上的相似之處，多半來自錯估敵人水準。不過，蒲亭更大問題在於，綜觀整部俄羅斯歷史，屈辱的軍事敗仗預示

會有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動盪，而日俄戰爭就是一例。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給德國，推波助瀾引發布爾什維克革命，而蘇聯在阿富汗戰爭的慘敗，更大幅削弱蘇聯內部政治穩固和信譽。可確定的是，俄羅斯面對的諸多社會不安，並非全由這些戰爭導致，在每個案例中，與戰爭無關的內部動力都發揮其作用，並且是以關鍵方式與衝突相互影響。在每個



列寧嘆道：「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其驚惶的理由，而無產階級則有理由感到欣喜」。蒲亭應以此警惕，慎防戰後迴盪於國內的不滿情緒。(Source: AP/達志)

狀況中，軍事失利都會使結構性問題加劇，並加快俄羅斯政治發展的效應。

1905年革命發生後，沙皇在鎮壓異議人士同時，也做了名義上的讓步，最值注意的是通過設置杜馬(Duma，譯者註：即俄羅斯下議院，為俄羅斯聯邦會議的兩個組成機構之一，有

450個議席)，儘管這並非認真的權力共享，卻允許出現少數民眾政治代表。同樣的，現代俄羅斯的民主治理中雖也存在波坦金詭計(Potemkin Trappings，譯者註：此詞源自波坦金村[Potemkin village]，原指用來騙人的村莊，1787年，在凱薩琳二世[Catherine II]出巡因俄土戰爭

獲勝得到的克里米亞途中，其面首波坦金[Grigory Potemkin]在聶伯河[Dnieper River]兩岸布置了可移動的村莊，以欺騙女皇及隨行大使。在現代政治和經濟中，「波坦金村」指的就是專門用來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)，卻少了對蒲亭權力的嚴格制約。像羅曼諾夫這種個

人獨裁君權所具備的一個風險，就是將國家視為其領導人同義詞，在日俄戰爭中，俄羅斯軍隊的腐敗表現更是顯示，在沙皇統治下國家已變得如何腐朽不堪。鑑於蒲亭在俄羅斯的統治有多個人化，就有多大風險讓他目前在烏克蘭的戰爭亂局中，成為對俄羅斯管理失當的箭靶。

歷史明鑑，在入侵烏克蘭之前，蒲亭或可多少掌控國內異議，但未來會更加難以應對。在軍事失利後而遭到人民攻擊前，沙皇曾短暫享受過愛國戰爭的熱情對待，這或許也影響著蒲亭近期對異議的鎮壓，但卻錯失歷史長期眼光的優勢。綜觀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，變革的社會運動常會遭到鎮壓和引發大規模逮捕，而這遲早會對獨裁者所圖之事造成反效果。

由於蒲亭對其人民的說法經常前後矛盾，早可見到俄羅斯國內不滿的裂痕，當烏克蘭人擊沉俄羅斯海軍旗艦莫斯科(Moskva)號時，俄羅斯國營媒體謊稱是船上起火，有400餘名水兵獲救，但該船在拖曳時沉沒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，實際狀況其實是遭到兩枚烏克蘭飛彈攻擊，有100名俄羅斯水兵，或者更多人隨船淪為波臣。這些水兵有許多人是蒲亭當初宣稱他們不會在烏克蘭作戰而徵集，他們家人現在勇敢說出子弟死訊，來向一個此前讓他們默默承受痛苦的政權要求資訊並予以究責。

蒲亭經常寫出其歷史觀，但他若能細想日俄戰爭帶來的教訓，就會好好記得戰爭理論家克勞塞維茨(Carl von Clausewitz)所言：戰爭不會在發動它的社會情境以外發生。實際上，國內動亂就與任何在日俄戰爭期間，戰場上遭遇的挫折一樣，

最終說服沙皇尼古拉二世放棄其軍事行動。當今估計死亡人數成千上萬的俄羅斯士兵，他們的家人不太可能對如此毫無意義的屠殺保持冷靜，更何況或許還有很多其他不滿。

今天的烏克蘭不是20世紀初的日本，但看到俄羅斯面對的各種危急景況中，其中相似之處，可發現歷史上顯示正處在加速時間軸上的現下，可能會發生之社會和政治因素。事實上，正如日俄戰爭影響20世紀世界輪廓，蒲亭災難性的入侵烏克蘭，同樣可能驅動界定21世紀的力量。

日俄戰爭的戰禍摘除俄羅斯帝國的虛假外表，並且引發整個帝國衰弱，該場戰爭的結果，帶來一個新興國家在世界舞臺上大膽自我宣傳、俄羅斯喪失威望和影響力，以及俄國統治者本人最後步上末路。

戰敗也成為那些尋求革命性政治變革者的理由，在旅順港淪陷後，列寧(Vladimir Lenin)曾感嘆道，「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其驚惶的理由，而無產階級則有理由感到欣喜」。今天，很難辨識出任何對蒲亭權力的明確挑戰者，像涅姆佐夫(Boris Nemtsov)之類的反對派領袖不是遭到謀害，就是像納瓦尼(Alexey Navalny)一樣被下毒並且啣入獄。不過，縱然尚未出現反抗亮點，蒲亭在烏克蘭有如災難般的戰爭中，有可能引發俄羅斯——或流亡中——的不知名行動者組織安排，蒲亭應該記得，俄羅斯在遭遇災難性外國戰爭後，國內的不滿情緒很快就會應運而生。

版權聲明

Reprint from *The Atlantic* with permission.